

官方女人

guanfangnvren

王京 著



读不懂女人

就读不懂官场

官场上女人，不是你想象中的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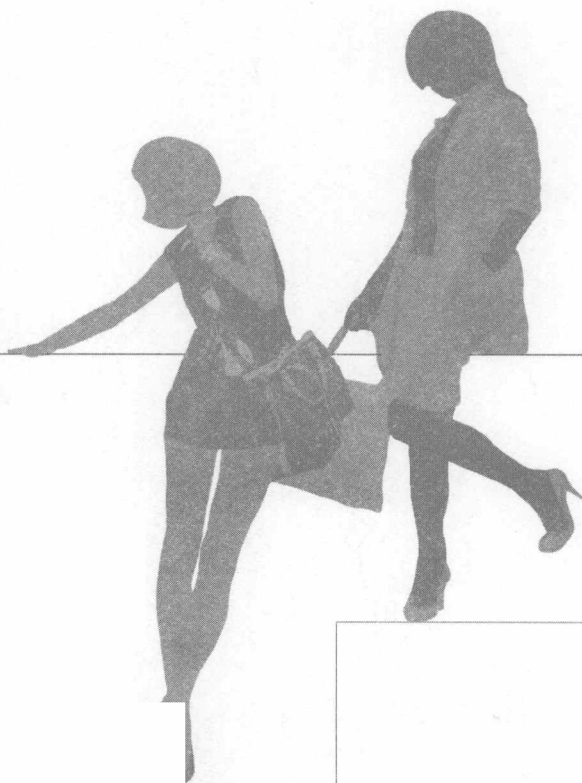
你想象中的女人，不是官场上女人

作家出版社

官方女人

guanfangnvren

王京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方女人/王京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5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17 - 4

I. ①官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7205 号

官方女人

作 者: 王 京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装帧设计: 周思陶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90 千

印张: 25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17 - 4

定价: 3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吃过晚饭，潘云良又到邻居大婶家串门，她盘起腿坐在旧沙发上。串门时，这张旧沙发总是潘云良坐。她跟大婶边闲聊边看电视。大婶是个爱热闹的人，电视声音调得闹哄哄的，说话时又把嗓门儿扯得老大老大的，潘云良说话听话都觉得有点吃力。

大婶说：“听说了吧，上个星期五，还是星期四，西山麻子垅煤矿冒瓦斯，呛死十三个人。”

潘云良问：“不是说只死了四五个人？”

“矿老板口袋里有钱，随便掏出几把，就塞住了死鬼家人的嘴巴。这票子好哇，能让人穿金戴银，又能让人吃得油光发亮，还能抵人命。挖煤的人活着不值钱，钻一个月的窿道，也才挣千把块钱，但死了还是能抵上十几万。上个月，那个叫黄土楼的矿死了三个，一个十七万。”

潘云良叹道：“一条命才抵这点点钱，好划不来的。”

“划不来的还是那些死鬼，他们带走的只是几把纸钱。”

“西山这一带挖煤的大多是外地人，他们被瓦斯呛死，别说警察查不出他们的来路，恐怕鬼府收容他们也发愁，不知道划归哪个地方管。到了阴界，他们也是野鬼。”

“哦，鬼府还比阳间管得规矩？平常真没看见有几个挖煤的掏得出身份证。派出所来查，听不懂他们一嘴巴叽里呱啦的土话，也就懒得再查下去。”

大婶给潘云良的杯子加上一点热水。

潘云良没搭话。她的眼睛忽地盯住电视。又像兔子受到什么惊吓一样，连她一双耳朵也竖了起来。大婶看了潘云良一眼，也把目光移到电视屏幕上。接着，大婶大叫起来：“哎哟，麻子垅煤矿死人的事上了电视?!”

这时，潘云良的眼睛已经瞪得圆鼓鼓的。

漂亮的女主播绷紧脸孔说：“……据调查，这是一起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，并且存在严重的瞒报问题。接到举报后，省政府和省安委会高度重视，立即组成‘3·18’矿难事故调查组赶往青云市。青云市公安局已经对矿主和股东进行控制。调查组经过紧张取证，已查实麻子垅煤矿是一个证照不全的非法矿，矿主一年半时间三易其人，安全措施严重不到位。青云市在三月初的安全检查中责令该矿矿主立即关闭，但矿主一直没有停产关闭，也没有强化安全生产措施。据调查，相关部门过后并没有跟踪监管。青云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邓主观在督办会上虽有签字，但没要求相关部门及时督察。事发后，矿主隐瞒事故，企图用十七至三十万不等补偿金与死者家属进行私了。这一起严重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，说明我们基层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责任不到位、工作不扎实的衙门作风。在通气会上，‘3·18’矿难调查组组长马多克同志宣布了相关决定。青云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邓主观停职检查，等待事故责任明确后再作进一步处理……”

大婶嘟囔一句：“这窿道里每次死了人，都喜欢扯上几个当官的垫背。不知道花多少力气才坐到这把椅子上，窿道里的死鬼手一伸就扯翻了人家，这活人虽然没跟死鬼一起跌到鬼府里去报到，但这辈子又摔回了老百姓这原形。”

潘云良目光呆呆，说：“我才回家两天，就出这么大的事。邓常务是个好人，怎么会走这霉运呢?”

“好人?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就怪不得，好人总走背时运。”

“不会这样!”

“怎么会?这年头的好人，就是一个二百五。他不知道逼老板拿钱了难，不是二百五，还会是一个聪明人?还记得吧，那个姓白的女老板，她的煤矿有一次就死了七八个人。要是查起来，那镇长的帽子也保不了。但镇长

的帽子没掉，戴得好好的，过了半年时间还换了一顶更好的帽子，都当镇党委书记了。这个镇长就敢逼她姓白的老板拿钱，还说，这钱不拿出来，你那些旧事我也要捅出来。这个邓什么观，只要他敢敲矿老板的钱，就能减少他自己的责任。死者家属不去上访，没把市政府大门堵住，上面领导也不会被惹怒。你想想，这矿山哪个月不死人，你看又有几个当官的受处分呢？钱哪，钱铺生路呀！”

潘云良侧过头，跟大婶说：“婶子，我那三千块钱不借给你，把钱现在就还给我。”

大婶大吃一惊，上上下下扫了潘云良好几眼，说：“你刚刚把钱交给婶子，还没在我口袋里焐热，怎么就想把钱拿回去？早说好了，这钱借我半年。就半年。娶媳妇正急着用钱，你婶子才向你开这口。你怎么突然反悔？哎哟，看上去你云良是个好女孩，怎么也有神经被搭错的时候？”

“我有急事，我急着要用这钱！”

“你坐在这里好模好样的，没看到屋顶上砸下一个什么急事来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我真的要钱用。”

“就缺这点钱？”

“我回去翻箱倒柜，家里哪怕有半毛钱我也会把它找出来。婶子，求求你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”潘云良伸手去掏大婶左边的裤袋。刚才，她看到大婶接过三千块钱就塞进这个裤袋里。潘云良的动作让大婶忽地绷紧脸，闷起嗓子说：“你别动手抢！这钱本来就是你的，我又不跟你强讨蛮借。没想到你云良也撒野。哼，平常看你还挺温柔的。”大婶把钱掏出来，用力看了潘云良一眼，把钱拍到她手上。

潘云良说：“对不起，婶子。我确实有急事——”

“别说了别说了，你急你的事去吧！”

“我没时间跟婶子说个清楚，我马上到青云城去！”

大婶诧异地：“你不是说在家里多休息几天，再回那个叫什么巫山情的地方上班？”

“我不是赶去上什么班。”

“都这么晚了，早没有班车了。”

“我有腿呀！”

“走路？三十好几里，一个女孩怎能走这么远的夜路——”

“大婶子，拜托你帮我看看家门吧。”

潘云良扔下这句话，匆匆起身离去……

2

懿妃女子休闲会所的二楼贵宾房里，宁紫和杨硕士躺在贵妃椅子上，两个女技师正准备给她们做脸部保养。女技师年龄都偏小，恐怕连高中也没念完。一个脸圆圆的，另一个鼻子高高的。她俩刚刚一前一后拎着塑料外壳的工具箱走进贵宾房。

宁紫懒懒地挪了挪身子，朝圆脸技师嘀咕：“生意也太好了吧，弄得我和杨姐姐看了十几分钟电视。”

圆脸技师赔上笑脸：“两位靓女姐姐，您俩是贵宾，小店怎么敢怠慢呢？小妹赔个礼，向两位姐姐鞠个躬吧。”

圆脸技师起身鞠躬。

宁紫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的手法到位一点就行。”

“放心，您每次都点我服务，小妹早就受宠若惊了。”

“受宠若惊?!”杨硕士冷冷接上话说，“受宠若惊倒没关系，怕就怕哪个宠上你，再被人家授精了，我妹妹到时候打灯笼到哪里去找一个像你这般的技师?”

圆脸技师哆嗦一下，连脸色也变白了。她说：“小女子知错了，不该怠慢两位靓女姐姐。”

杨硕士鼻翼翕动两下。

宁紫看到圆脸技师害怕的样子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靓姐逗你玩儿的。没见过世面！对啦，上个礼拜三听你说过的，你们俩到深圳美容院去进修了一趟，怎么也不给这位姐姐介绍介绍什么好的美容护理方法呢？这位靓女姐姐听得高兴了，也算你将功补过吧。”

“谢谢。小女子这饭碗本来就是两位姐姐给的，我们要知恩图报。”圆脸

技师内心里由衷感激宁紫。正给杨硕士按摩脸部的高鼻子技师也露出一张笑脸，说：“香港和深圳眼前最流行的美容保健方法，还要数卵巢护理和保养。”

杨硕士眼睛一翻白，说：“这休闲会所也该换店牌了。”

宁紫奇怪起来：“这店名取得算不错，几年工夫就成了全城一个品牌。杨姐姐，您怎么突然觉得它要换店名？”

“不换，就是门口挂个羊头，店里倒卖狗肉！”

高鼻子技师也是一张快嘴：“我们老板平常最闻不得羊肉膻味，她哪能把一只羊头挂在店门口？”

杨硕士忽地撑起身子，大声指责高鼻子技师：“没教养的野丫头，还敢挖苦你姑奶奶？”

高鼻子技师结结巴巴地：“我、我不是挖苦您——”

宁紫侧过身子，笑道：“姐姐呀，不但她没有听懂你的话，我这当妹妹的也被你的话弄得云里雾里。”

杨硕士说：“宁紫，你别掉身份给她打什么圆场。还介绍卵巢保养，这跟女人养颜美容有关系？女子休闲会所？干脆改名叫罗家湾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站。这条街叫罗家湾。我有个表妹夫就在罗家湾社区上班。”

宁紫眨眨眼，说：“杨姐，你能不能把话再讲明白一点？”

“对了，你还没结婚，女人身上的器官用途不太了解。这卵巢用来做什么？生儿育女用的。卵巢排出了卵，才会受孕。宁紫，这事你还不懂。但我一听就知道她们故意戏弄人。她俩对我们刚才的批评不想接受，口服心不服。来这美容，说高一点，我们当她们的上帝；说低点，我们是她们的饭碗。店老板赚钱赚晕头，闭起眼睛聘用这种给脸不长脸的技师。”

高鼻子技师抢着解释：“我们真没骗人。卵巢保养就是用荷尔蒙多巴胺来刺激脑垂体，多巴胺又是子宫的补品……”

宁紫突然扑哧笑了，接着摆摆手让高鼻子技师别再往下说。

杨硕士问：“笑什么？”

“我笑呀，杨姐姐用不着发怒。”

“她们在戏弄人！”

“我突然也相信，这两个技师真的在戏弄我们。只是被杨姐识破了，她们才又找些话来掩饰。但有一点你杨姐姐应该高兴。人家敢信口开河来骗

你，稀里哗啦戏弄你，首先是你蒙骗人家，你的姿色骗了人家的眼睛，让她们觉得你也是个女孩，跟我一样，一个没嫁人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，这说明你很年轻，年轻得让这种黄毛丫头也敢愚弄你。”

杨硕士怔了怔：“我真那么年轻？”

高鼻子技师心领神会了，知道宁紫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，立即说：“您应该就是二十岁过一点吧。”

杨硕士马上冲她一句：“我又没问你，你插什么嘴？”

宁紫说：“小女孩口无遮挡。我说，杨姐姐的脸面，就是邓常务的门面。这几年邓常务风风光光，跟你这张脸好看分不开。有一次，人家谈论邓常务时，说邓常务这个年龄该有点儿皱纹，但听说你杨姐做他的夫人，人家马上感叹起来，说什么人养花，花也养人。如果骗了杨姐，我宁紫就是一只小狗。你年轻漂亮，邓常务才好运当头哟。”

“你姐姐宁红才叫漂亮。她才是史副市长的名片。看到你姐的脸蛋，就知道史副市长过得多滋润。”

“你俩过去差不多。这懿妃会所，也是我介绍给你的吧。才一年时间，你看看你，脱胎换骨了，把你保养得如花似玉，比我姐年轻多了。闭眼想想看，有哪个小帅哥暗恋着你呢？你上次到丽江去游玩时，还有一个小川哥缠着你。这还是你跟我说的事吧。要有信心，该玩就玩。我有个朋友说，找一两个小帅哥玩玩儿也算时尚，不仅可以当宠物，还是我们女人最好的护肤养颜美容品。男人看美女，延年益寿；女人看帅哥，也养颜护肤哦。”

“难怪你看中了你姐夫的秘书侯子。他这个‘猴’人，看上去有点周杰伦的相貌。换个名字更好，叫‘猴’杰伦。”

“去你的。杨姐，我才是一个少女，当前仅处于恋爱阶段，跟你和小帅哥相好两码事。我想起来了，四川帅哥当时还跟你要电话号码吧。”

“不是。他主动给了我一个号码，回来后我用手机拨过这号码。但就是拨不通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是个QQ号码。QQ又有什么用？我又不会用电脑。”

“赶快学嘛，五笔，拼音，容易得很。”

杨硕士把眼睛又闭上，轻轻说：“不跟你扯这事。邓主观他知道了，又会骂我没点教养。”

宁紫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早把邓常务当成小帅哥来供奉。五观端正，双眼

炯炯有神，印堂又发亮，看得出邓常务今生就是一个青云直上三千尺的人物。”

“什么爬上三千尺？”

“呵，一句诗。杨姐跟上邓常务，注定要荣华富贵一生一世。不过，这日子过得越好，这心越容易烦。等杨姐心烦了，想要结识什么小帅哥，再跟我这个妹妹咬咬耳朵。嗯，这点资源我还是有的。晚上，你也可以跑到‘今晚八点半’休闲会所去，记得带上一盒烟，坐到咖啡厅圆桌旁，再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。你不能抽，只是把这根烟放到小圆桌上。说不定稍等一下，哪个小帅哥就会坐到你身边，再把你摆在圆桌上那根烟叼上，你觉得这人还过得去，使用打火机帮他点烟，好事自然来……”

杨硕士没吭声，好像想着什么事。宁紫侧头看了一眼，索性也闭目养神起来。看到她们这般，两个技师相互使了一个眼色，又吐吐舌头。接着，她俩边做按摩边膘膘电视。

圆脸技师嘀咕一声：“又是青云新闻联播。这地方的新闻不是听人讲话，就是跟人握手。”

“鼓掌的也很多，还有一张张好像天天接到大红包的笑脸。”高鼻子技师小声附和一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宁紫似乎感觉到技师的手指突然有什么变化，便说：“走什么神？想看韩片就回去当‘家里蹲’。”

圆脸技师说：“靓女姐姐，你们青云当官的出事了。”

“出就出吧，不出才怪。”杨硕士稍稍仰了一下身子，说，“要是你把我这张脸弄出一点什么事来，哼，我决不会轻饶你。宁紫，这回又是哪个走背时运？下午，主观他还说傍晚有个什么会要开。我当时就奇怪，开会怎么选个吃饭的时辰，原来是一个要紧的急会。”

圆脸技师问宁紫：“靓姐姐，这主观是谁——”

杨硕士睁眼嚷道：“喂，主观也是你叫的？”

“两位姐姐，这出事的大官好像也叫主观，姓邓。叫邓主观。”

“放狗屁——”杨硕士厉声骂道，但骂声似乎刚刚出嘴，她忽地撑起身子，急巴巴叫道，“快快快，把电视声音给调大点。快点快点！”

宁紫也睁开眼睛盯着电视屏幕。

“……马多克同志宣布了相关决定，青云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邓主

观立即停职检查，等待事故责任明确后再作进一步处理。调查组同时要求市政府要认真吸取‘3·18’事故的深刻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，立即来一次‘回头看’，进行一次‘地毯式’检查，查漏补缺，真抓实干……”

杨硕士坐起来，身子有点发抖，一双脚竟然穿不进高统靴。高鼻子技师连忙蹲下身子，一边帮她把高统靴穿上，一边问：“小姐上洗手间吗？”

宁紫同样坐起了身子，伸长脖子提醒道：“杨姐，你打个电话先问问邓常务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还问他干什么？电视都播出来了。嗯嗯嗯，这是不是青云电视频道？”杨硕士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宁紫看看频道台标，说：“青云频道，就这个鸡冠标志。”

杨硕士起身就走。

“到哪里去，杨姐？”

“回家回家，我回家。”

“杨姐，你稍等等。我让侯子开车来接你。”

杨硕士没回话，快步离开贵宾房。高鼻子技师突然发现什么，叫道：“哎哟，她的手提包没拿走！”

高鼻子技师拿起包匆匆追了出去。

圆脸技师又跟宁紫解释起来：“靓女姐姐，我们刚才没骗人，卵巢护理真是一种美容方法……”

“一个女人的美丽最终取决于内分泌的情况，包括卵巢的状态。你这个护理，也不过使用什么‘香熏脐贴’吧，滴上几滴从玫瑰、依兰、天竺葵、鼠尾草提炼出来的什么精油，这东西就是治疗月经失调、痛经这类毛病。”

宁紫丢下这几句话，挽起自己的小手包快步走出去。

圆脸技师怔怔地：“她怎么知道卵巢保养？”

3

青云市政府办公大楼六楼。今天晚上，又轮到小岗在市政府值班室值班。她看见解茹从电梯间走了出来，便跑出去问：“解姐，你晚上要加班？”

解茹说：“邓常务找我有点事。”

小吴告诉她：“傍晚散了会，邓常务就进了办公室。刚才，周秘书长进去说了一阵话。我也想敲开门进去跟邓常务说几句话，可又怕自己嘴笨，反要惹他生气。我不敢看他笑的脸。解茹你来了就好，你多劝劝邓常务，让他宽宽心。”

小吴一边说，一边陪解茹向邓主观的办公室走去。

解茹说：“这种事砸到哪个人头上，就是铁脑袋，也都会发晕。”

“倒也是的。上次通知市长办公会成员开会，不小心被我漏掉一位领导，周秘书长老鼠眼睛一瞪，就把我的脑子吓得空空的，好几天也想不出哪个老男同学周末约我去吃日本料理。”

“还是认真点，小吴。”

解茹叮嘱一句，正要抬手敲门，听到邓主观叫道：“解茹吧，你进来。”

解茹走进办公室，发现邓主观正在整理几摞东西。

“桌上这些文件，还有一些材料，你明天把它们通通交到保密室。最上面两份是国办机密文件，保密室还有我的借条，到时候你把它撕掉。另外，我把书整理一下，等一下帮我弄回家里去。”邓主观抬头看了解茹一眼，说，“解茹，别把脸绷得比我这张脸还难看。我说过，哪怕你自己这双手干干净净，也说不定乌纱帽哪天被摘掉。手干不干净、手干不干事，都不与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成什么正比，相反，它往往跟乌纱帽戴不戴得牢靠成反比。还记得我这句话吗？”

“记得。说这话时您喝了一点酒。那天，刚陪过省煤炭厅厅长吃饭。您不喝到几成酒，什么话都不会从您嘴巴里冒出来。我突然全相信了这话。”解茹轻叹一声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问，“听您也提过，慕容副省长不是说好这次事故只给您一个小处分吗？”

“慕容副省长的话是我一个同学转告我的，就是宁红。她说慕容副省长说了什么，那绝对说了什么。她是慕容副省长的录音机。话又说回来，慕容副省长的话也没说错，停职、免职都是个处分，又没抓你去‘双规’或者坐牢。”

解茹说：“您跟慕容副省长报告事故时，他果断拍过板，他说就按这个数字上报，上报死亡人数五个。慕容副省长有个习惯，称干部多少人叫几

名，称群众多少人叫几个。他当时这么说的，我站在您身后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但听说这次省里来的调查组也是他派出的，他还作了批示，说什么要将瞒报事件查个水落石出，对责任人，尤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干部从严处理，决不姑息。他本来就知道上报死亡人数是他自己定的，正是他敲定死了多少人，市政府办公室才按这个数字上报，市煤炭局、安监局也是按这一个口径上报的。他完全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又怎么突然批示起来？”

“正是他钦定过死亡人数，所以他要在第一时间作批示，并抢先派出自己确定人选的调查组。你刚才这话不要到外面说。说不得的话，让它烂在肚里。烂在肚子里难受，你可以多喝几杯水，把它跟尿液一起排出来。怪不得他。如果没人举报，如果没有更大的领导收到举报信作出批示，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在里面，我相信慕容副省长也不会这样做，毕竟他在省里分管安全生产。”

“这让您太受冤枉了。您可以再问问慕容副省长。”

“算了吧，这个时候我越不说话，慕容副省长他越好帮我说话。我要是随便开口说话，恐怕就没人会帮我说话了。”

解茹想了想，若有所失地点点头。她看看办公桌上的一堆书籍，便动手帮着整理起来。她拿起一本黑格尔的书翻了几下，又说：“您可以跟马多克组长说些实话，也许这有利于帮助您减轻一点处分。”

“你难道不知道马多克是谁派来的？”

解茹说：“知道。慕容副省长一点也不糊涂，他清楚自己当时表了什么态，所以这个组长人选不是眯起眼睛瞎派的。”

“听说他还跟书记、市长打了一个电话，明明白白说这马多克就是慕容副省长钦点的组长。”

“等于跟青云这边打招呼，有话好好讲，别乱讲。慕容副省长让马多克来帮他捂盖子。不过，这几天跟马多克打交道，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人。”

“我没跟他说上话。但他好像就是不折不扣把慕容副省长的话当圣旨。”

“马多克这人我比市里其他人都熟悉，省里有一次组织考察，三年前的事，我去了，他也参加了，我跟他说话还算投机，后来我跟他也有些交往。你解茹眼睛厉害，一眼能看透他人的心地。只是，这官场再好的人都得依照

潜规则办事，要不然他没办法混下去。官场上没圣人。没一个。让你感觉再好的人，你也不能把他当圣人！”

解茹看了邓主观一眼，低下头问：“包括您吗？”

“包括我。”

“谢谢您这么回我的话。”

“鞍前马后的，你跟我跑了两年半，对吧，还没来得及把一束阳光或半捧雨露送给你，我便无能为力了。如果说几句话也算一种补偿，那么我这番话也该说出口来。从政会有一些感悟，有人说它是政治遗产。只是这份遗产过早传给了你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一路走好。还有，官场上当一个女人很累，你的个性又与大多数官场女人有所不同，你这种禀性的女人在官场上会混得更累。可惜呀，我也没办法再照顾你了。”

“谢谢邓常务！您可能不是圣人，但有一颗圣心。”

邓主观嘘出一口气：“你也有一颗圣心，所以才会觉得别人也有圣心。”

解茹笑脸一露：“谢谢您表扬我！”

“因为你首先表扬了我嘛。表扬难以让人进步，但容易让人开心！”邓主观笑笑，不过笑得有点可怜巴巴的样子。

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敲了两下。解茹走过去把门打开，又立即招呼着：“郝局长好！”来者是青云市安监局局长郝妍。郝妍朝解茹稍稍点了一下头，没点表情走进办公室。解茹帮她倒好一杯白开水，出门时顺手把门虚掩上。

邓主观把刚刚捆好的一摞书提到茶几上，问：“这么晚了还有事？”

郝妍把头埋下，嗓子有点发硬说：“邓常务，都是我郝妍毁了您的前程。‘3·18’事故发生后，还没完全了解情况时，我就过于仓促给您出谋划策，事后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触动，但也没及时跟您提醒。三月十九日陪您向慕容副省长汇报时，看到他很干脆拍板，我就抢先向慕容副省长说，这死人的事我来处理，老板已经同意多掏一点钱，我这样一说，也就堵住了您的嘴巴。弄成现在这个局面，跟我自以为是、考虑问题欠周全有关。我写好了一份辞职报告，准备递给市长。”

“给我吧。”

“您不是市长。”

“我可以看看它写得是否真实。”

郝妍有点意外，问道：“您不相信我？”

邓主观没做声，只是默默看着郝妍。

郝妍咬了一下嘴唇。但几秒种后，她又把嘴唇咬紧了，很紧。因为她把辞职报告递给邓主观后，对方看也没看，就把辞职报告撕碎了。他的动作很慢，但撕得没半点犹豫。郝妍正是看出这点，她才又一次紧紧咬住嘴唇。

邓主观平静地：“一副棺材，只埋一个人。我倒下了，还要找一个垫背的吗？”

听他这么说，郝妍哇地哭出声来。

邓主观说：“茶几上有纸巾。让你当安监局局长，当时是我的提议。市长虽然对你印象不错，他还是担心一个女同志担当不下这个职务，但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。因为市长他也想到一件事，你担任副局长时，曾经被一百八十多个矿工围困十七个多小时，一个女人该流泪时没流泪，而且最后把事情处置得很得当，市长点头同意提名。”

“那次围了十七个小时，我才挣脱出来。回到车里，我就哭了。我骂娘，我骂什么你知道吧，啊？我×你矿老板妈！我×你矿老板姨妹子！我没肉棍，可我有老公！我老公无用，我削根本棍也要——”

邓主观被她逗乐了，说：“难怪人家说你是一个‘霸王花’，‘母老虎’。女人讲痞话比男人痞多了。好啦，回家去吧，好好休息。记住，这个时候对安全生产更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时候出点芝麻大的事，也要承担一个西瓜大的责任，很多人肯定会一个巴掌把我这只‘母老虎’当苍蝇拍死。我哪天会抑郁得吃安眠药死掉，但工作上我不会服输。”

“你还会有什么抑郁？你，一个坚强分子。”

郝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她起身向邓主观告辞，出门时又回头说道：“邓常务，过两天我请您吃顿饭。我家里有瓶好酒。洋酒，女人喝的一种洋酒。”

“让我喝这种酒？”

“喝不得吗？你们男人，没一个不是女人生的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男人一辈子搂着女人，喝点女人酒，说不定心里会感受到女人心里的滋味。”

“歪理，讲不过你。好吧，喝女人酒就喝女人酒。其实一免职，在人家眼里，我也差不多就是一个‘人妖’了。”

郝妍听了这话，心里更加难受，想再说点什么，但捂紧嘴巴，一仰头冲出了办公室。

郝妍离开几分钟后，解茹又被邓主观叫进办公室。邓主观要她把几本中央党校理论讲座书籍还给宣传部邓副部长。解茹说，明天再还也不迟。邓主观告诉她：“我刚才打过电话，邓副部长今晚在他一楼办公室加班。”

解茹只好抱起书，顺着安全通道下楼，每下一层轻咳一声，路灯便应声而亮。到了一楼，她正要推开安全通道的门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说话。

“看到你的辞职报告，他邓主观一定会高兴得要死。这下子可好，他的处分一定会减轻，说不定要官复原职，又当他的常务副市长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！”

“可你呢，是不是嫌自己屁股不丰满，还是屁股突然发痒，自惹麻烦去找板子打。”

“嘴巴放干净一点！”

“粽子人家吃了，粽叶倒被你贴在自己脸上。太有意思了，他邓主观哪天官复原职，就是你这局长摘帽的时候。”

“你幸灾乐祸？”

“傻！真傻！女人有时傻得可爱，有时傻得真可恨！人家躲都躲不及，你还要争做新时代的黄继光，好去替邓主观顶枪眼。哼，你以为中央会追封你为烈士吗？”

“我想去顶枪眼。可邓常务死活不让我陪葬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？他、他老先生没同意你去辞职？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哈哈，太好了！我韩二，有福之人！”

“恶心！”

“但我决没有什么坏心。在郝局长面前，我就是个一心救主、全身护主的侠士！我的好局长，听说你找市长递交辞职报告，我连酒都没喝，撇下一堆朋友，开起车子就直奔这办公大楼来，起码闯了三四次红灯。吓死我了！还好，虚惊一场，搭帮遇到一个傻瓜常务。走吧走吧，郝局长，我送你

回家。”

“不。我等市长。问过小岗，市长晚上还会来办公室议事。一定要见到市长。邓常务不主张我辞职，但我还是要见见市长。”

解茹没有推门，叹了一口气，转身顺着楼梯往回爬。她的双腿突然灌满铅一样，每一步这腿都抬得很沉重。邓主观看到解茹抱着书回到办公室，就问：“邓副部长这家伙溜了？他部里的几朵花那舞跳得不错。十有八九又被扯去跳舞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也借这书看看？”

解茹迟疑了一下，才把在一楼安全通道门口听到的对话跟邓主观说了一遍。邓主观问：“韩二？安监局办公室主任？”

“听声音，我就敢断定是他。他说出最后几句话，也验证了我的判断。他怎么能这样说话？”

“有点意外，又好像不该这么意外吧。”

“哦。”解茹听懂了邓主观的话，慢慢地把抱回来的书放到办公桌上。“我明天上午帮你还给邓副部长吧。”

邓主观沉默一下，说：“抑郁症，它有一个重要体征，就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够好。睡不好觉，够算一件苦恼事，但晚上睡不着可以用来想一些问题，说不定又会成为好事。”

4

省城。红灯笼大酒楼。宁红陪着慕容副省长吃饭。刚才，慕容副省长进包厢时，一边脱外套，一边跟宁红打哈哈：“让小妹久等了！对不起呀，开会多说了几句。”

宁红接过他的外套，笑咪咪地：“该说就得说！多说几句，说不定将来这几句话就是渡你过河的小舟。”

“哈哈，有道理！官场的水很深，比太平洋还深不可测。再有水性的